

古

今

鹺

略

補

古今體畧補弓五

政令

宋史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元德後民間蕪否
御史李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
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從京西轉運
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畧負外郎雍熙三年大奉取
去也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
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
于御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
言以鹽配民非使遠罷使還

宣和五年梅執禮以禮部侍郎出知滁卅時賊盜滁
患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蕪抗一邑而食鹽倍粟數
民易堪奏上詔積二十萬滁人德之又作表豐庙于
豐山上豐山為滁望山禱祀之所必先周書曰明德
恤民執禮其有焉

宋孝宗拾左歲會子收明秀等卅浮鹽詔云詔左歲
南上庫拾會子二十五万收買臨安平江初興明秀
卅額外浮鹽其齋列鈔錢令推貨務月終輸封禧庫
以脩循環換易會子

金史大定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東京謂宰臣曰朕

聞漁東几人家食鹽但无引日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日可今止散办盛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難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鹽以為私鹽鹽司苟因羨增難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与鹽司閑涉庶草其弊

大定間張邦基言宜抵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

一歲貸支備值以優灶戶

大定間詔西北務拙討司猛安所轄賁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罕臣言云鹽燥遠者所得不償通里之費遂命訂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沽差鹽亭戶丁莫鹽至十月結場住莫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奸民甚若之數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漢令富商收市

崇禎十三年八月內戶部一本貴票宜講事奉

聖旨輸粟開中鹽也合一點是濟邊良策茲稱內商
告困不便赴輸邊儲何賴還着各該督撫按講求設
法漸為興奉以臻定效倉勘責成邊鎮鈎司甯運責
成運司務勘嚴措勒運勘等弊其定限察核考成之
法俱依議如有通負即行叅究淮浙等處通着一例
行

是年十月內延接巡撫某一本為運旨按李事奉

聖旨鹽引之不在邊而在內商與運司說得是內商
不先拾庫價是何緣故運司以使費私扣軍需明開

印冊起於何官何時著該部科嚴察批寔具奏

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戶部題鹽政受預征之苦事奉
聖旨准監應征應免的既經察明戊寅寧商已却寧
餉等上款著如日征解其帶征積逋倉監折價二款
行監臣酌妥再奏新漕陳餉准帶鹽二十斤征銀一
錢其寧商未認引窩并甲戌倉監餘設已却舊倉監
折價未完的俱准豁免以示恤灶寬商德意

崇禎十七年八月內戶科倪某一本監銀邊中事奉
聖旨遵商例應先納鹽糧仍給勘合果否什九俱係
虛出著巡鹽御史酌察具奏其新引納價宜俱從長

議矣未說

又一本兵餉資鹽事奉 聖旨鹽課給完各鎮兵餉
即責成各鎮以兵護商大于鹽離政有裨戶部會督
輔確議具奏

弘光元年三月十七日旨各商癸甲乙三年正課正
引俱未納行且去歲一年通行私鹽本當追完姑今
助餉何得仍前求減其額以抵鹽銀者准以百斤一
兩美其高泰二鎮之鹽既已離場即應作數著設法
稽察有奸索輸餉的應天府察收不許勒索耗羨兵
部仍即差官護行該部知道

古今雜畧補弓六

利弊

班固云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美良問以
治亂皆對頗眾即因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母与
天下爭利然漢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
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
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柏覽次公汝公羊春
秋奉為即至庠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
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
一家之法焉

樗齋錄宗時漕運自荆湖南北來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浮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捕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上把師有少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宋張舜民畫錄邊范祥領制置辦鹽好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夫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低耳于是禁絕鹽

法邊置折傳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元折斛斗糶客得
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置抄法通行建
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飢亦用自
亦軍須因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却歲出
見錢三十萬賈買抄以權見錢不繼抄法廢削治鹽
水冷解池逆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
息

詩話撻龜後集東坡詩老翁七十自腰饅慙愧春山
筍蕨甜豈是開船解忌味尔來三月食無鹽詩意言
山中之飢貧無食雖老犹自採筍蕨但僻遠之人無

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開韶忌味山中
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說鹽法太急也

太平府志鹽法序云宋初立法貯鹽于常平倉計民
丁口而給之徵其錢以充官用熙寧之間官自賣鹽
而民不得拾乃以鹽錢定為常賦東坡所以有三月
無鹽之說欽哉 朝于前代禁法革斥殆盡獨于鹽
法犹踵宋禁鹽不得食而錢課仍輸之犹民勤常業
犹納夫里之布也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款尽實私井
遂解池鹽以足之說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對曰私井既容某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寔之而
運解池鹽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罰先遺利之一
端然忠禹或濫問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寔難若列埃
切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按括本傳云布易司
患蜀鹽不禁歎寔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
二事如織昏不省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藉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歌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豚非
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于速今民間輻重車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
太平車但可施于無事之日尔帝以人言无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不得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
事俱寢

紹興間泉州教授蔣雖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淳熙
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策者方以衍教增
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日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
如響上曰卿林通棟當以藩郡處卿為執政丹沮
金大定中置山東滄寶坻言解北京西点七鹽司其
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言之場濤洛場行莒州臨洪
場行賴榆縣魏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山車海縣板浦
場行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泰州之五場西由場行

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衛村場行即墨萊陽之二場
鈔引及辛袋小鈔引聽本州錄鬻之寧海州五場皆
鬻零鹽不用引日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
侯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
棲霞寧海州場行司侯司牟牟縣文登場行文登縣
尚書令李愚奏必欲杜絕私煮鹽販之弊莫若每斤
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

登州司理潘滋曰李愚減課之奏是也課輕則正
鹽不壅課重則私鹽盛行其勢然也洪武間每
引納銀八分永樂間輸穀二十五升至是則七

錢五分矣如之何其不墜也

元統三年山車運司准臨愬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
九水居民稀少原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縣民間
逐食貴鹽公私下便如蒙依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
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
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峰等州漫長講究
五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司辛朝列滕六所據零
鹽依擬登萊等處銓註局官給引置局散賣於民非
惟大課無鹽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
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峰等處增置十局如登萊三十

三局之例于錢穀官內通行鈐註局官散賣食鹽官
民俱便既注有司詳究耳從所議

潘混曰國家設長芦巡御史兼管山東鹽課于崇
奉牒校勘斥山巡司比簿親至其地荒烟弥望
黃沙斷港雖有巡司而鮮買客雖立比簿而無
鹽勸于是署其業以請孟致稍弛其禁六元耗
之惠云爾

元釜澤記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
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言于秦王寧渠貫城中通
九危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危池有

九穴会于一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

國朝天順中余肅敬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滿二水入城以便以西安之民免鹹漬之病三公之惠也今危者九危俱絕秦民曰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宙載名言崔公銳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与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歌猗聞之予以書亞心之說甚多大意謂今兩淮西浙鹽利多為私要所專以權找使耳惟河東鹽以駟驛駝載私要不甚專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私找使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為國家有張得書即止且刻石

後巡鹽官歌門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徐文長述稿云：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為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益于造，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欵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工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親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益存積長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及也云云。

玉堂叢話葉洪与内閣徐博同年最厚博以洪淮安

人益商皆其親識目与洪言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
且遠涉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又易办洪遂奏准兩淮
運司鹽課于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
各邊鹽價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坏舊
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
未及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
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成胡馬
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
地拋荒未及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矣

玉堂叢話天下鹽額惟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
工供司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年且之客鄣懋卿以
都御史出經理肆為姦盜乃欲以利孔詭結工心
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額、輒不
登而高漸回至有雉徑者不則亦烏獸匿徐公階執
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旨仍舊額、亦登流徙悉
後

鹽官錢太常薇鹽法論云鹽曷為法也藉足國也鹽
曷為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
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儲粟積商之粟以美邊、可

足也然商狃昔也鹽狃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
法之弊也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法法其既
也壞於權勢之牟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
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
不改者也故吾戎賈粟赴各邊輸納戎自鑿邊壞之
積粟此益之為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
長司農部書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
于京弘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為增洋引此粟甚易
于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邊
人更無糴本遂多餓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

勲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
乃群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
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于各場勢家先取足
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
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婦其手建議公賣餘鹽
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及墮
此商賈不通之再也况今各處之種之改鑿而果
粒易束之運艱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
下勢家且為欽迹而商賈益病矣為今之計第令鹽
引仍徵粟即商賈違商賈違而田之墾湖必多使造

方各化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
司農出銀以糴而違自可饒且引勿增餘鹽祇支正
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权宜交通
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
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
也惟場灶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致故鹽之行愈
難遂至千百為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
惟不為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為禍萌莫甚
乎此今為兩利孰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
賦而羨鹽任其他賣則戶手書俱得工不廢官之取

下不墮民之資乃人請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
益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邊無歲粟而邊地病煎
戶傲其課禁其貿則遠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
義化為弊臣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
商積粟遠無虞匱矣通自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
無乏課灶無匿奸矣令也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
橐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戶肩挑尚恐白秋此其利
害繫君指掌故得縷指而竊較之

了凡表黃云古者公利周禮有鹽官而無厲禁自管
仲始征鹽葵桑弘羊修其法以佐軍与為利蓋漚禁

亦強屬 國初設鹽運司子商入粟是塞下每司輸
粟二斗五升商賈相率整藝以待開中故遺粟不騰
躋自度支彙公變法輸糶金入左藏遺計告誥此人
所習聞而爭言者然謂此沮邊儲則可謂此坏鹽法
則似而非也何也鹽法沮坏別有本末不繫此耳舊
制灶戶各給草場園地授之牢盞每盞晝夜六煎得
鹽千斤除八百斤為二引每引給鈔一貫外為餘鹽
亦聽官收買官自子商市盜售餘鹽者絞 國初鈔
一貫值千錢故民獲寔利後鈔不行微鹽如故灶戶
因弊逃亡相繼當事者若灼見利害以銀代鈔但捐

百萬餘金為之母可食其利至今不絕乃為二劫難
宜之計定其法而為常股為存積常股者常存也清
納造糧給引候支灶戶辦鹽甚艱商多老死不得始
設存積之法積鹽在場令倍納開中之數越次放支
此路一通常股愈壅久之灶不納鹽二法俱成畫餅
于是商自買鹽官每引徵銀允許給之皆令灶丁均
賄故灶益困憊 祖宗銀法蕩然盡矣于是餘鹽以
小票行信於引日向之嚴禁者今反倚為利藪矣議
者欲罷解價濫開造停餘既正引勢必不可何也東
勝失守河套大寧莊浪遼陽相繼淪沒非淺 國初

沃塹之膏矣。鳴鑼屢警，殺掠屢報，役日重而不可已。戎帥侵削而无忌，非淺漠南空庭法令修明之日矣。國家以四海之力，開田課耕，出使者覆之而事終不集，可責之賈人乎？邊引納粟，今固不能盡罷，而邊豈買糶及勸借，未麥耗費煩重人，為疾首惟粟，行餘鹽爭相輸納，夫人情趨利如水，赴壑遠鹽，无利所以掉臂，雖停餘鹽，豈能強人趨所不便，徒使私鹽盛而國家歲失利耳。竊謂鹽法之弊，當淺濬舊制，救其本源，補塞末流，未見長便。濬制給價收鹽，今幣藏告匱，豈能損數十萬金，以予灶然。周文襄給米收鹽之

往憲可做也誠於北地量操之裁令京畿諸邑賦粟
粟以供償儲日改折漕粟之半以抵北地銀差則耗
未水脚可餘七八萬石以此貯之維揚分給貧灶而
收其鹽召商官賣可得厚價鹽價所入遂給灶戶選
為子母此後不煩措置自然給足一路有效乃推之
他路做而行之可凌舊制也舊制已復則灶無賠累
之苦商無守候之煩公鹽通行私鹽自息國收倍利
民食賤鹽一舉而數利具矣其次莫如調停餘鹽管
于海王篇男丁女口吾子皆料其食鹽多寡以為盈
縮故法立而無弊今日指已數倍而引目不增小民

食鹽不捨勢必他市故私販盛行惟多禁小票嚴截
角禁夫帶商人得利必樂轉輸轉輸者粟灶無滯鹽
益無昂價則私鹽利輕害重人將孱戕國家歲入
自厚亦補直一策也

焦弱侯筆乘云唐食貨志穆宗命北河罷榷鹽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
帝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
官為糶益尤為非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
人也殆非通論近日益法愈密商灶兩因而官亦未
得其利也友人袁諫議御款尽弛旧法令民有力者莫

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主官權其稅聞者忻然
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推鹽矣

包公刻云袁仲儀先生論鹽改令民有力者莫聽
人自為貿易心于關津主官征其稅此即唐時權鹽
之法雖未嘗不可行然法禁既弛奸豪靡所顧忌致
擾百出刑罰必繁况關市關寔兼難鹽稅充未必盡
歸于國祇作工下兩利之道

陳子陸意見去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
舊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
不敢開且立為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

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
甦而利亦興矣

鍾伯敬與袁滄瑞論楚中鹽賈書云讀所寄上朱公
祖辨論楚中鹽賈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
矣某嘗謂塞下粟仰給鹽菜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意
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青常賦之內工有罰下有道
而犹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坏也今極坏而我不可
為矣正思得一入焉起而為之去歲遠親却讓十條
鑿以似以為必可補拯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
之有為無為同聲而廷料之曰此為一屬之空言不

萬爲之設具萬一無利於國其利於民而又且萬一
不利于官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
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歎起而
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
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
爲而後可哉惟葉翁蒞任行事之後所謂既理之效
不必遽觀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
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存立法任事者
之氣託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
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教

教于何處驗之不通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
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為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
及見所為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
及行之未久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為利而趨之詢諸
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
一輩人以為萬不可行萬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某
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為綱冊一序凡以紓主
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
不能為見人為之如已自為之是則瘡痍之懷也然
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盜憤且晚貴賤

寔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
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為鹽貴之故耳蓋其
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
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為楚民求寬一分鹽
價司措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紳乎第亦楚人去
省城三百里自必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
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正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
去省城二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
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
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益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

通恨不即減每色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法復故
則每色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許之責
司鹽者今日遽減七分之初似為太速令食鹽者待
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復或亦大多惟自今年以往屬
既理沒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
每色一錢之價遽減逾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觀其
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謝楚民與楚之卿紳矣
然其中靈心妙乎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
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款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為
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其難似為不

情亦款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國益法使臣子于
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
是一利耳若怵于鄉評物議以為手足終不能展布
而但以一官成敗去函狗之一官難擲而疏理之局
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
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
所謂救坏之說真屬空言文具真不利于國与商与
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款始
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知此耳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中云國家塞下粟強半仰于

兩淮鹽課乃套搭之中苦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添
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沒積見引積而造商之新
鈔無所售新鈔无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為
奸民利吾楚滄瑤表君佐計大農為統理十議大要
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盡沒鹽法之
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統理兩淮鹽法即
以君往之有日矣乃事中外之人猶謂鹽法坏尽
矣如沉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抵上鑿必
可痊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毫不相應則國手
每庸醫其效无吳彼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

中撓之君不為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
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
所樂而不狹其所苦盡為十綱歲以一綱行日引以
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款蓋向以四十萬
有可新引聚責于二十萬日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
二百餘萬起掣之商不妨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
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商具群情
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
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洋新價四十萬拊揚
呼暴不聞于遼而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

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道刑舍道
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

古今疑畧補弓七

法律

供皓松漢記聞金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場
課額難登出賣甚遲難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任至
有十年不朝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
五月為任時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金匱而比路有犯官賊禁者款同盜禁罪案房謂若
比私盜則有不同語定制收贖者杖八十斤加一
等罪止徒三年賞同私禁例

大定間律典民李致收日炙盜大理寺其私盜及劫

賊上二法以上上曰矣与剖非煎何以同私張仲愈
曰以其侵官課一也遂斷改同剖鹽科罪

古今雜畧補弓八

微异

雲安軍固徑云漢扶加者其女出遊于溪畔恍惚有
娠半餘生二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喜怒擊為九段投
之溪中須臾化為九苞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于溪
中取魚臨安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
井沒沒其女示以井脉處所掘開遂得鹽水時民共
祠加為井主宗初封為昭利廣濟王又錫九苞以王
號今為九井之神

大寧固徑云漢水乎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坐山用

鉄帝盃盛之水化為血

拾遺錄卽奇字君珍居喪盡禮以淚浸地卽鹹傳謂
之鹹御昭帝表其色曰孝感

續文獻通考潼川曰无鹽井唐時一新羅漢至此指
其地鑿之鹹泉湧出因置寺奉其遺軀

潼畧姚安東一里許昔農火時洞庭君愛女子此牧
羊有歎銘上驅之不去掘地遂得涌泉名曰白羊井
人卽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橋賴井得石羊云銘地之
鞞浸歸祠中其井卽白鹽井也

海錄碎事李朝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

嗣以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煎鹽甚美復掘得石炭
晉王自時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蓬溪志常缺剋不知何許人天聖間名蓬溪赤城山縣
東五里有鹽井或鹹水短少井民勾氏以告常曰此
一蝦蟇作祟塞水眼耳即出仗丈三卷醮之其水如
血者累日鹹涼復興後用其儀文禱井屢驗

海陵三仙傳崇寧四年八月賜勅書令其後遂司訓師
文禮遣冲和先生除守信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
問之對曰業老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
鉢符龍震死而鹽淺

泊宅編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元
數十里朝廷降錢符十道以鎮之士寧歲益官縣六
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取財數里邑
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
觔正而鑄神符及御書呪册以青木匣府遣曹官向
都道正管押下縣以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通州靜
海縣旧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益官縣罵
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舟毀初益
官自投符後稍：沙漲前此徑制司差一武徑即終
升措置水利乃歌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

神翁考圖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廣志在鹽在交時所遺服之有益性也

又綴大食國貢在鹽一銀合

四川達州兩穴魚長身細鱗其白如玉其味自鹹蓋
食鹽泉也

一統志百粵得小桂年縣有耕牛于蛇同穴牛嗜鹽
里人以皮裹牛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
文苑豹班云魚食許少鹽則宛轉而死胡孫亦然
固徑魚惡鹽食之則死其掌譜為食珍今人耐寒其
暖中時謂之魚白久服輕身長年其膽陰乾愈痔瘡

試取粟顆許滴水中一道若像不散者為真

古今解累補寫九

雜致

九徑補劄札記鹽音艷為宋伯玉著

越絕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北京四夷館譯本女直稱鹽曰峇卜孫日本稱鹽曰

又鹹曰奄撻琉球稱鹽曰格勒鹹曰減高昌稱鹽曰

兔絲回稱鹽曰納然克鹹曰朔兒百夷稱鹽曰羊鹹

曰枕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北魏元龜奏云鹽池天池也

文苑豹斑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唐會要鹽池中小池曰女池

刑法志鹹鹵之地曰沈汜

鹽鑽梁也魏文帝嘗以鹽鑽為御粥粒如飢子此川
鹽名梁者也

別錄卑鹽麻黃也个卑名卑相

戎均藻云民飲酒詠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換鹽

玄怪錄載蓮絲三娘工唱阿鵲鹽亦有突厥鹽黃帝

鹽白錫鹽神雀鹽練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有云竭
煥黃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声利骨鹽然則秋詩

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
黃帝鹽信謂為黃帝矣長沙志彼亦善之蓋不考也
全唐詩話隋曲有竦勤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
云閩中人謂好為鹽故有吾詩云賤狂楚客歌成雪
媚嫵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教譜中尚有鹽
杖声

加祜雜志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城南中得
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漢調鹽角兒今是也歐陽永
叔常制詞亦見碧鷄澤志

漢書貨殖傳猗頓用鹽起邯鄲郭從以錡活成業子

王者將富

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哀嘗至鉅萬初賣京師隨
自數十百萬為中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嘗次
如宜親信厚資遺之令往未已蜀數年間致千餘萬
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
莫不自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遠殖其貨焉

吳書亦烏元年曰武將軍嘉興侯孫桓卒吏士男女
無不于慕人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十斛以用喪事
親書姚彪在武昌沈介嘗守夙二諸將用不遺人從
彪曾鹽百斛彪得書不答勅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

第曰明吾不惜、所共耳

南史王灵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監臨不入口
北史第五倫字伯魚久官不達將家屬客何東交姓
名自稱王伯齊載監往未太息上、黑所過輒為棄除
而去陌上子為通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詩話秘苑凌集東坡開運監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
散羨長卿列不歸去未滯留愧洞明監事星火急誰
能卹農畊荒、晚鼓動萬指羅溝抗天而助官政法
然牀衣襟人如鴉与猪投涯相濺鷺下馬荒堤上四
顧但湖泓纖路不容足又與牛羊身歸日雄賤辱豈

失泥甲行寄語故人望勿嚴慕矣是時盧秉提舉
鹽事擊盡開運鹽河嗟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
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
農事又其何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闕得不使也

王達彝海集名是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
鹽兩船至春托知州王子野負之時禁網疎潤曼
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私鹽

北夢瑣言進士鼎夫過皂江遇暴風漂溺同濟五十
華無得免者獨鼎夫見老人以杖拄石且嘆云元是
鹽裡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謝旋失所之因作詩

以記及歸成都語於所知佟莫先益裡人之表後為
權臣安思謙奉使判推鹽院事之語。春亡男女以屬
分料鹽百餘斤囊來將上屬却營莖莖是熱裡之言
方驗

謝翔若而督饑課甚迫云僕，驅馳重不食狼哉誰
恤買饑官星莖閣住春末休而意翻成夜半裏可說
話人能幾輩難居處事更多欲桃花一日都開了插
滿銅瓶亦倦者

揚儀明良記 高皇既制官負月休仍有食鹽其閑
支之時駁負有不勝者糞委棄于地帝偶見之問之

乃刑部人也帝曰此元他似多厭棄身命刑部貪盜
逮減十斤

瓦釜沸記李西涯墓在北京城外其家族姓漸微主
以墓前白石碑搗碎于殿庭者掃和以貴吁可慨也
東莞劉雲霄令茂苑行枝詞漢女蓬髮日貞臨橋頭
十指尚纖，終逢年少輕調笑連袂清歌望酒市

却報崇禎八年八月內東奔州改訂玲瓏壩以南上
三娘嘴陔岸潰決九十餘丈洩水入江八分一
旺者僅二分

潛天冥貞篇有天攻玉以石洗金以水注曰今之盛
上茂金也者皆津之于盛水焉

徐光暖婢由筆記水慮凍少美鹽可
鎮守陝而得此法鎮江秀才款
卷教以此法
款以燒酒送

物類相感志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慎三
洗自落又用鹽洗猪臟猪子則不臭

芽茶則得鹽不苦而甜橄攪與鹽同食則無苦又花
鹽煮由易爛若末醋研蓋取出以鹽冷之復為醋可
治瘰癧

顧州海槎餘錄青橄攪無仁烏橄攪有仁外由取末
杆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攪醬二種俱

野生而四五月密時市人依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
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七哲云玄冥通鹹帶收調平

牛相經云陽鹽欵洋廣

述史有錄鹽鹿蓋鹿性嗜鹽

王遠以水味鹹火惟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
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也然過上而煎熬為
鹽則他鹹夫是藉上以制其太過也非復其本性云
又云代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為
鹽其味即鹹夫其理何在答曰生氣

獲之酸侵

之其常化氣

臨之者交生；氣也死，氣也攻海。

此非言海攻

其氣滄溼醉之即鹹生則氣血。

不死則氣

血凝故未能入。

王岐承音曰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以

鹹

索論古今地利盈縮不齊高賁揚州曰下，今獨於

雷鏡雍州曰上，今半為塢壞執富強全盛之原因

以例凋殘者因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

全三十零九兩萊州之全四千一百五十兩此皇

祐中之賁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鄂漢滬淮浙

登萊海郡皆施平糶市此亦太平興國之稅法也
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
木特監鉄為然而天下可知是在當事者加意致之
以權衡利藪哉

東海鹽官地柘林山隱玉水汪何玉補于水肥軒蕭
蕭煙條下